

随园



文脉

方向东 著

钱玄先生 传略



钱玄先生略

方向东 著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随园文脉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钱玄先生传略 / 方向东著. —南京: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6. 8

(随园文脉)

ISBN 978 - 7 - 5651 - 2784 - 7

I. ①钱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钱玄—传记

IV. ①K825. 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52657 号

书 名 钱玄先生传略
著 者 方向东
责任编辑 张元卿
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(邮编:210097)
电 话 (025)83598919(总编办) 83598412(营销部)
83598297(邮购部)
网 址 <http://www.njnup.com>
电子信箱 nspzbb@163.com
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印 张 3.125
字 数 57 千
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651-2784-7

出 版 人 彭志斌

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

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

南京师范大学校史文化研究丛书

编委会

主任 宋永忠 胡敏强

副主任 缪建东 唐万宏

委员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立新 尹会成 申晓宁 刘 敖

汤国安 孙友莲 杨 光 邹农俭

张尧良 张连红 张崇清 赵 媛

骆冬青 秦国荣 顾建军 徐元勇

高 峰 彭志斌 傅 宏

总序

悠悠岁月，赫赫史册，南京师范大学历经了一个多世纪的岁月洗礼。它的主源可追溯到 1902 年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，该学堂是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祥地之一。后历经两江优级师范学堂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、东南大学、第四中山大学、江苏大学、中央大学、南京大学等时期；其另一源头为 1888 年创办的汇文书院，后发展为私立金陵大学，1951 年与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（曾称私立金陵女子大学）合并，成立公立金陵大学。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，在原南京大学、金陵大学等有关院系的基础上组建南京师范学院，校址设在原金陵女子大学。1984 年改办成南京师范大学。1996 年进入国家“211 工程”建设高校行列。2000 年南京动力高等专科学校并入。目前，学校正着力提高内涵建设水平，全面实现办学转型，开启建设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大学新征程。

抚今思昔，追根溯源。南京师范大学作为一所百年老校，名家大师辈出，文化底蕴深厚。李瑞清、江谦、柳诒徵、郭秉文、李叔同、张士一、竺可桢、陶行知、陈鹤琴、吴贻芳、孟宪承、杨贤江、徐悲鸿、高觉敷、罗家伦、潘玉良、张大千、唐圭璋、傅抱石、陈邦杰、陈洪、吴作人、李旭旦、孙望等诸多蜚声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曾在此主政或执教。目前更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在此潜心耕耘，著书立说，培育后学。经过一代又一代南师人薪火相继、身教言传，凝炼成“正德、厚生、笃学、敏行”的校训，历史性地形成了“严谨、朴实、奋发、奉献”的优良校风，造就了众多学界精英、国家栋梁。

档案是物化了的历史，也是物化了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，承载着“存史、资政、育人”的重大职责。伴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，抢救整理、科学保护、有效使用档案，显得越来越重要。高校的档案工作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收集、整理档案，而是要将其有效激活，充分挖掘校史档案丰富的内涵，使其成为服务于高等学校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和手段。积极开发利用校史档案文化资源，可以激发广大师生自强不息、爱国荣校之情，使之在人文精神培育、学术理想锻造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。

多年来，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坚持特色建馆的理念，

明确以校史文化建设作为档案管理工作的重点突破口。学校专门成立了校史文化研究中心，启动了校史档案文化建设体系，围绕校史文化抢救、研究和展示三大工程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各项工作。百年南师在悠久的办学历史中，涌现了一大批蜚声海内外的学术大家，形成了诸多特色鲜明的优势学科领域，彰显出具有南师标志的学风气派。他们到底做出了哪些贡献？在学术史上具有怎样的地位？对今天的优势学科建设提供了哪些有益的启示？这些都需要我们仔细梳理校史档案资源，爬罗剔抉，披沙拣金，开展深入的校史文化研究。为此，从 2013 年起，学校启动了校史文化研究工程，旨在通过加强校史文化底蕴的挖掘，提炼、总结具有南师特色的学术传统和文化气脉，彰显悠久校史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精神财富，为学校的事业发展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和不竭的精神动力。

学校档案馆组织相关学院，分别就中文、教育、心理、美术、音乐、历史、地理、生物、数学等传统优势学科的发展历史和名人名家开展系列研究，撰写校史文化研究丛书，系统总结各学科发展历程、文化传承、特色领域和精神气脉，生动展现名师大家的生平经历、人格魅力、学术成就、教育精神。目前，系统梳理中文学科校史文化的研究成果经过两年多时间的撰著、打磨，已经编撰完成。学校将系列丛书统一装帧，连续出版，着力打造全面

展示南师学术传统、雄厚实力的文化精品。

学校档案馆为丛书的策划、组织、审读、修改付出了大量的心血；各相关学院积极配合，反复讨论，精心遴选内容，聘请专人撰著，保证了书稿按期保质地完成。宣传部、社会科学处等职能部门积极支持丛书编撰工作，发挥了很大作用。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承担了编校、出版工作，使得系列丛书得以顺利面世。正是有了这些热心于校史研究事业的同志的无私奉献，才使得南师先贤的德风懿行光照千秋，使得南师的学术传统绵亘不绝！

认清明天的去向，不忘昨日的来处，创造今日的辉煌。

宋永忠 胡敏强

2015 年 10 月

目 录

总 序 / 宋永忠 胡敏强 / 001

第一章 家境与时代 / 001

第二章 人格与风范 / 013

第三章 学术与精神 / 030

附录一 钱玄自编著述目录及提要 / 049

附录二 纪念及评论文章 / 058

后 记 / 093

第一章 家境与时代

钱玄（1910—1999），原名钱小云，曾于1935—1937年在《国学论衡》上登载论文用“钱玄”之名，为学界熟知，因以“钱玄”之名行世。1910年9月7日，钱玄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（今改为市）同里镇上元街。“这个镇上住户都不是下田的农民，而是有田的地主，有老地主，有新从中农、富农变成的新地主。这里没有大小工业，商业也不兴隆，农产品贩卖的牙行比较多。总之，镇上的人和乡下的人，是绝然不同的两个阶级，从生活上、文化上有显著的分野。大地主有四五千亩田，少的有几百几十亩。我家里有一百八十亩田，是上代传下来，在祖父、父亲手里大概没有增减”，“苏州常熟、吴江、昆山一带的佃租关系，有一点特点，就是地主的土地，分成田底、田面，田面是农民所有的（永佃权），地主有田底，地主不能自己去种田、建屋、筑坟和一切使用，也不能把土地租给其他农

民耕种，尽管农民接连几年不还租，也不能取消他永佃权，所以租额低，农民还不还租，比较随便，地方上有收租专家，田多的地主聘请专家设栈收租，像我们家里田不多，只能附在他们栈里托人收租。所收的租不是实物，而是现金折算。我父亲不弄这一套，不知道自己的田在什么地方，也不知道什么人耕种，虽有一本佃户册子，但是册子上的佃户姓名，大都早成鬼录，是现在真正佃户的上七八代的大名了。照我现在的记忆，大概自民国十年至廿六年一段时期里，每亩田可以收三块钱，完纳一块钱田粮，到手二块钱，我们每年之收入，约三百余元，合米三四十担，等于当时一个小学教员的全年收入”，但后来“一百八十亩总收入的田租，不到五担米”^①。父亲钱祖翼，任过四五年小学教师，因祖传田产的原因，成为地主，但没有受到任何管制和处罚。钱先生有姊妹四人、弟弟一人，弟弟钱小鹏也曾任中小学教师二十余年，并被评为县级优秀教师。钱先生有一子两女，均从事不同行业的技术工作。钱先生求学期间，分别就读于同里小学、吴江中学、苏州中学和中央大学文学院。由于时代的变乱，工作地点辗转不定。他24至27岁在浒墅关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任教师，随即因抗战爆发赴浙江安吉县梅溪山中避难；28

^① 钱玄1949年苏南暑期教育研究会《学习总结》。

至 31 岁在上海江苏省立蚕丝专科学校任讲师，继而在上海南通中学沪校任教，又在上海国学专修馆任讲师；32 至 35 岁在上海科学食品厂当职员，接着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讲师，后因日寇轰炸上海，返回家中，没有工作，继而在苏浙皖蚕丝复兴委员会上海办事处（后改为中国蚕丝公司）当职员，后在浒墅关江苏省立蚕丝专科学校任讲师；42 至 46 岁期间，在常州高级中学任教兼教研组长，并在常州教师进修学校任讲师；46 岁起在南京江苏教师进修学院、江苏教育学院任教兼任系副主任，加入中国民主同盟；1970 年被调至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，曾任系副主任，讲授“古代汉语”、“文字学”、“校勘学”等课程，指导硕士研究生，直至 1999 年 12 月 3 日去世。学历虽简单，但经历复杂，大体没有离开教育界。

大概因家庭以及世袭成分的原因，培养了钱玄先生潜心学术的淡定性格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从六岁进入一所女子小学读书，同时家里女姊妹多，时常和女小孩子一起，这一点在我个性上、行动上、体力上都有影响，充分地受到封建束缚，因此造成文绉绉，没有活泼精神，没有勇气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虽过着年轻岁月，而实在找不到一些青年朝气”，“我的家庭是地道的小地主阶级，父亲是小地主典型，我过去的生活完全继承了这份遗产。保守主义，不喜变化，因循苟且，所以生活不进步，怕事怕难，

没有胆量，不勇敢，喜欢恬淡安闲，所以生活不紧张，这许多缺点的产生因素，我只有推在家庭身上。但是我做事老老实实，兢兢业业，生活朴素，不敢过分浪费，对人从来不凌势欺人，这许多也是家庭陶冶成的”^①。“家庭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，使我在解放前的思想永远是保守的，安于现状，不接近革命。只是安分守己，捧牢自己的饭碗。我在年轻读书的时期，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，一点没有年青人的朝气，连‘九·一八’以后的救亡运动，也漠不关心，不热心参加”^②。1949年后，在那个以所谓“革命”为中心的时代，钱先生分别参加过“土改”、“镇反”、“肃反”、“思想改造”、“社教”等学习，虽然中断过学术研究，但影响的只是投入的时间和学术的数量，丝毫没有影响他作为一位学术大师的精神和分量。

一个人的成长，离不开时间、空间和人物的因素影响，钱先生也不例外。从时间上看，钱先生生活的时代，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新旧交替的时代，一个人会因自己的出身而脱胎换骨。用钱先生自己的话说，他过去的生活完全继承了这份遗产。从28至36岁在上海生活、工作期间，先生自己认为是蛰居上海糊涂过了8年，“上海通都

① 钱玄苏南暑期教育研究会《学习总结》。

② 钱玄《自传》。

大邑，文物荟萃，接触面扩大”，对一个人的眼界和境界无疑会有极大的影响。从空间上看，同里是一个由七条河道交织而成的水乡，钟灵毓秀，人杰地灵，智者乐水，人文荟萃，历代进士有百人之多，仅清代就出过两员军机大臣。宛如水乡的特点，智慧与文化的密切交融，必然孕育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上的精英。钱先生颇受家乡环境的影响，“我本乡是所谓文物之邦，南社巨子柳亚子、陈去病、叶楚伧，散文大家金松岑等，都是从小常听见的人物。陈去病教过我书，金松岑也时常相聚，耳濡目染，自然引上了这条路”。从人物的影响看，钱玄先生的父亲钱祖翼（1887—1963），字云翠，是当地著名的书画、篆刻和文物鉴赏家，当过教员，是新学创导人之一。“父亲是旧学新学交替时代的人，考过秀才，进过洋学堂，在地方上办新学的创办人之一，平时弄书画、金石、古董，不问家事，性情是胆小怕事，懒好入，不喜欢远离家乡，是地道的文人雅士，过着小地主阶级有闲生活”^①。出生在这样一个具有文化积淀的家庭里，幼年的钱玄先生耳濡目染，这对他的成长有着极大的影响。据钱先生回忆，“民国十六年到苏州中学高中读书，这时国民党北伐成功，江苏教育起了大变革，校长汪懋祖，资格老，手面大，雄心大。当时罗

^① 钱玄苏南暑期教育研究会《学习总结》。

致名师，教员阵容，可以说无过于此。他用办大学的方法来办中学，对学生不严格管理，思想行动很自由。所聘教员，新旧都有，有些像蔡元培办北大的样子。我受到几位先生的影响，决定了以后转向文科方面的意志”，“当时是苏中的全盛时代，得益很多”。据先生自述，“弱冠肄业苏州高中，受钱穆先生启蒙，影响甚大，因有志于国学”，“在中央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读书，研究经学、小学”。解放以前，钱先生主要受金松岑和郑辟疆、费达生等人的影响。金松岑是吴江研究国学的老前辈，辛亥革命前就参加革命，钱先生经常向他请教，在抗战前曾钻研过一段时间的经学和宋明理学。郑辟疆、费达生是钱先生在蚕丝学校的同事，郑辟疆任校长，后曾任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委员，费达生后担任苏州市工业局副局长。他们在 1949 年前都是地地道道的改良派，认为发展实业可以救国，所以毕生致力于职业教育，不问政治，无党无派，认真苦干。这些学术和工作作风以及思想态度，对钱先生一生有很深的影响。

钱先生去世，他的老同事、老朋友顾复生老师为之撰写挽幛云：“枫冷吴江，厚积薄发兴绝学；荫垂黉宇，传经解惑示仪型。”对他的一生做出了贴切中肯的评价。李灵年先生日记更是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情况：

1999年12月3日，星期五。

上午9时去系，石家宜告诉我，钱玄先生去世了，是刚才的事。我怔住了。前几日一直想去看他，因写纪念诸祖耿师的文章，翻材料，构思，一直到昨天才写成3700字的文章，今日送《文教资料》发表，没想到拖了这么几天，就永远见不到了。

随即到所，见谢秉洪，告知他。他也十分震惊，说，这几天就要去看他，谁知竟迟了一步。放下工作，我们立即赶到钱老家，路上碰到系里去的人回来。有汪介之、潘大春、张学华等。汪约我到系（院）里来，以便拟讣告、发名单。

赶到钱老家，他的次女倩罗与其他家人向我哭诉钱老逝去的经过。说，昨天咳嗽一夜，不停地咳，没有痰。清早说小肚子疼，大概是咳嗽震动的，他还要爬起来。倩罗说，躺着吧，给你喝点水。他说，不起来我这辈子都起不来了。八时半，钱老喝了两口水，呼吸困难，接着就断了气。一句话也没留下，也没有什么痛苦。倩罗说，没想到会这么快走了。他自己估计能过春节。

我们叫小谢通知王华宝、陈敏杰来。赵生群去拟讣告，我们几人（还有施谢捷）拟定发讣告的名单，共有三四十人。又知钱老是中国语言学会理事，又向《中国语文》杂志社、中国训诂学会等发去讣告，发给个人的有北

大裘锡圭、中华书局傅璇琮、人民文学出版社陈新、复旦吴金华、南大程千帆、卞孝萱、周勋初、鲍明炜、许惟贤、卞觉非、鲁国尧、王希杰等。本校已退休的有郑异之、皇甫煌、胡正亚、金启华等，其余便是出版社系统的缪咏禾、薛正兴、胡伟斌以及钱兴奇、李泽平等。

倩罗讲，钱老生前为《三礼通论》不知生过多少气，一生气就生病、发烧。这书把他折磨得苦了，现在这批书还放在书库里。钱老也向出版社提出焚烧的建议，如果流传下来，人家会指着脊梁骨骂他的，希望把这个遗憾尽快消除。施谢捷便去书库取出一本，当着钱老的遗体焚烧掉，如果钱老灵魂有知，当可稍作安慰。家人跪在地上大声嚎哭，一边哭一边诉说着：“书烧了，您安心走吧！”此时距钱老咽气大约只有一小时。中午12时半，殡仪馆来拖遗体。家人跪在门口，齐声哭拜，在“你就这样走了”的哀号中钱老登车离去，走向那无边无际的天地中。倩罗说，妈妈走的时候我们不敢大声哭，怕刺激爸爸，今天没有这种顾忌了！

何永康来，询问情况，并说7号要去北京开会，6号走。他是九三中央委员，要去开一个礼拜的常委会。大家七嘴八舌向他介绍钱老的一些情况。谈到上课，赖先德说，不管什么层次的学员，高的，低的，钱老的课大家都满意，他表达清晰，条理清楚，从不枝蔓，恰到好处，语